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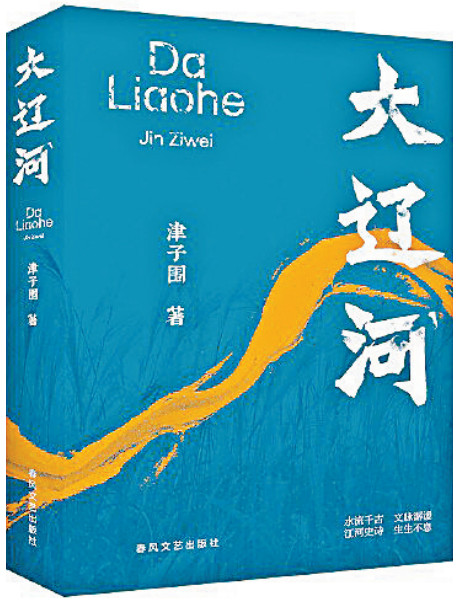
中国好书架

编者按

《大辽河》是一部以中华民族文明探源为主题的长篇小说，作品以“我”对辽河流域的走访、探寻为主线，讲述了辽河流域不同历史时期普通百姓的生存、生活故事。《游过月亮河》是一部弘扬优良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当代军旅现实主义题材的长篇儿童小说，谱写了一曲和平年代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的颂歌。本期《中国好书架》栏目选取这两本荣获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图书的书评，带领读者透过文字品读家国温情、溯源文明脉络，在经典阅读中汲取奋进力量。

流域文明书写的新探索——读长篇小说《大辽河》

◎ 周景雷



津子围的长篇小说《大辽河》是一部立足辽河流域，多方位展现流域文明、历史变迁和现实省思的探索之作。小说使用多线并进的方式结构故事和推进叙事，并通过历史演义与现实观照相互交织的方式，来呈现创作追求和思想主题，显示出作者较为高超的题材把握和全知视角的叙事能力。

在历史叙事层面，作者选取辽河流域中不同的八个地点作为叙事基点来统摄整个辽河流域。这些地点既包括辽河源头的东、西辽河，也包括辽河干流的中游、下游和其他支流。每一个叙事基点的选择，几乎都暗含了某种文明类型或者文明变迁。同时，这八个叙事基点又分别对应了八个历史时段，作者在史实考辨的基础上展开想象性叙事，尽最大可能进行历史还原，使我们得以窥见不同历史时期辽河流域的世俗人情和传统风貌。小说将地域、时代、故事三者巧妙结合，既相互勾连，又各具形态，使简约顺畅的叙事具有深邃性

和厚重性，契合流域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延展与变迁。小说中所有主要人物都没有确切的名字，均以二哥、三哥、四叔、堂弟、老舅、堂妹、二姨、三姐、四哥等身份出场。这种以族属血亲的方式来命名故事的主要人物，不仅使所有叙事具有穿越时空、超越当下的艺术功效，而且深刻地凸显了作者努力营造中华一家亲的创作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总体而言，《大辽河》历史叙事部分呈现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小说自始至终贯穿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在历史流转和变迁过程中，曾经有数十个少数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先后建立起多个较有影响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在这些地方政权的建立与更迭过程中，北方各少数民族不断融合，南北方文化相互交流，共同促进东北地区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作者注意到了这样一种历史状况，不断在各章叙事当中予以呈现。二是小说自始至终贯穿了生命意识。作者关注如何让文明和文化传统在日常生活中得以不断释放与延续。八个故事都是关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为了维护这日常生活所可能争取到的生存权利。作者努力在日常生活中还原历史情境和不同时代的风俗、传统，既包括伦理纲常和尊卑秩序，也包括生活仪式和爱恨情仇。不管是哪一个历史时期的故事，作者都为他们赋予无差别的人间烟火气。作者认识到，正是这样的平民生活和人间烟火，为流域文明的沉淀、传承、交流提供了基本的载体。三是小说始终为叙事赋予动态势能。如果从一个基点出发去描述某个流域文明，那么很难处理好叙事上动与静的关系，或者说写静容易写动难。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较好地解决了这

个问题。无论是八个基点的选择还是历史故事年代的确定，作者都有充分的考量，并使之与自然条件下的流域地理变迁相结合。时代变化、文明发展与流域地理变迁相互依存，使整个叙事充满了向前奔涌的势能，给读者带来一种非常新鲜的阅读体验。当然，《大辽河》也写流域文明之“静”。小说中始终有一个关于“龙凤玉佩”的若隐若现的线索，结尾处作者通过这枚玉佩将我们带到红山文化当中，带到辽河流域文明的源头之中。“龙凤玉佩”这一静态文化符号在历史叙事中从远古至今的流转、穿越，为《大辽河》这部小说的成功奠定了文化认同的基础。

现实层面的叙事也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经历。作者或者将现实叙事置于各个历史故事之前，或者置于其后，在每一章中形成两种话语方式，并使之成为隐性的相互交织与补充的对话关系。这是《大辽河》提供的另一种新鲜经验。从文学史上看，历史与现实的交织、文献的旁征博引与实地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叙事模式并不鲜见，而《大辽河》的特别之处在于，关于流域文明的文献征引和历史地理的实地考察充满了学术气息与哲学思辨意味。作者不断地从现实境况向历史回溯，在总体性上为历史叙事提供背景，同时也站在当下的立场对历史进程展开反思，在更为现代的层面完成与远古文明的相互凝望。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大辽河》是流域文明书写的一次新探索，为读者提供了新鲜的艺术经验和历史体验，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文学创作路径和姿态。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作品的有效叙事中得到鲜明的体现。

守护人性的温暖——读儿童小说《游过月亮河》

◎ 陈香

裘山山的长篇儿童小说新作《游过月亮河》（希望出版社，2023年5月），将军民鱼水之情、亲子骨肉之情、老幼相依之情等交汇在一起，融合牺牲奉献的大爱与情真意切的个人感情，富有层次地构成爱的合奏。

作家关注普通人身上的坚韧、善良，也不回避他们的弱点。比如郑老汉郑连根起初对光伢子的态度不友好，认为儿子郑直是因为救光伢子才失去生命的，刚开始不愿收养光伢子；光伢子也因为郑老汉的暴躁脾气，不太喜欢他，更重要的是，父母虽然因洪水而丧生，但永远住在六岁的光伢子心中，不会离去。他们将面临洪水退却后的艰难日子——生活的重建和生命意义的重塑。善良的一老一小，在日常生活的磨合中，慢慢相互依赖，重拾对生活的信心。老人不再酗酒，孤儿不再做噩梦，不再需要紧紧抓住那个在洪水中保命的木盆入眠。他们携手跨过人生的重要关口，共同面向生活的未来。

作品的笔调是舒缓的，但人物的内心世界跌宕不已，小意外和小冲突是常见的，让作品充满了阅读的魅力，而且人物内心的跌宕与生活中的小插曲，与生活的正面图景形成一种互文效果，在相互的对照、衬托之下，放大作品温情的内核。

温情的叙事风格是儿童文学必备的人文关怀的体现，可以给小读者以安全感和价值归属感，帮助他们在涉世之初，树立对人生、对世界的信心。《游过月亮河》的创作特色，与裘山山的文学风格息息相关。其作品像三月里的春水，温情、温暖，

有饱满的故事性和日常性，以小切口反映生活伦理和情感逻辑，这些都让她的作品适合少年儿童阅读。

情节是儿童文学作品的重中之重，没有事实依据的情感抒发和价值评判，很难与儿童建立起阅读的联系。裘山山用一种接近生活真实的方式建构起符合生活真实的作品。作品贴着地面行走，关注普通人的矛盾和困惑，细腻、妥帖和结实，从日常生活细节的推进中，寻找生命的真谛与意义，让作品所呈现的“军民一家亲”主题深入人心。

要建构起符合生活真实的作品，作家需要具备对微观细节精雕细琢的能力。作品要有生命力和说服力，需要让读者身临其境和感同身受。故事的扎实绵密，建立在细节真切可感的基础之上。书中有这么一个细节：郑直在洪水中救人，失去生命。在带来这一噩耗的刘连长面前，老兵郑老汉一滴眼泪也没掉。两位军官离开，他却躲在门后捂着脸哇哇大哭，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小狗弯弯陪伴他。这个细节贴合现实和人物心理，一名老兵强忍的坚强，最后的倔强，就这么跃然纸上，似乎就是从我们生活的本身走来，让人久久难忘。

虽然裘山山的作品总是从当下现实起笔，但这个原点总会融合主人公的人生记忆，在回忆的感喟与当下讲述的绵密交织中，故事更趋于饱满，人物的形象更为立体。而貌似平静的讲述下，回忆的感喟不断丰富文本的情感内蕴，让作品更为撼动人心。



作品娓娓道来的叙事节奏，自然放松，清风徐来，其语气是温和的、体验性的、交流性的。值得注意的还有文中小狗弯弯的视角，这是另一个儿童视角，并与第三人称儿童视角的叙事者相呼应。作家深谙儿童视角的本质。儿童以本能的判断和感受来认知周围的世界与人生。当作家以儿童视角打量陌生的成人空间时，基于孩童认知和视域的限制性，原生态的生命情境和生存世界的面貌一一展现。儿童视角下与众不同的叙述方式成就儿童文学的纯净本质，这是儿童文学的价值归属之一。

给你我的全部：美食与善念

◎ 崔辰

光影纵横



《欢迎来到龙餐馆》是一部多类型融合、基调沉郁、彰显文牧野导演个人创作理念的影片。影片取材于真实事件，依托镜头画面与叙事节奏传递反战主题；同时突破传统战争电影的固有方式，以美食作为核心符号与隐喻。

片中的美食元素不同于常规美食电影里温情化的工具性表达，而是承担起多数段落的叙事任务与价值表达；烩制、颠勺等烹饪动作和美食元素的表达，亦成为影片构建强情节、营造戏剧张力的叙事载体。

“烩”式融合：烹饪动作创造类型融合与多重主题共生

影片中，主角徐福怀揣逐利初心，在战乱的现实重压与周遭苦难的持续叩击下，心底的善念被逐步唤醒，在抉择中完成了普通人的人性升华。

从类型叙事来看，影片将战争、美食、喜剧三重类型交融。上映前不少观众凭演员阵容，以为是以喜剧为主的电影类型，但文牧野对三种类型的调和颇具创新：叙事主线为战争情景下的冲突，直面战争残酷，没有弱化苦难、软化矛盾；喜剧元素仅见于人物性格与日常对白，轻量点缀，没有冲淡沉重底色，反而形成巧妙的情绪缓冲；以灶台饮食搭建独树一帜的叙事场景，更是属于导演鲜明的个人化创作笔法。片中餐馆店主老扎点评徐福烩饭“味道偏咸”，实则暗藏叙事隐喻：影片自始至终坚守深沉冷峻的反战内核，笔触锋利，不刻意迎合大众偏爱温情喜剧的观影期待。

烩饭里的食材原本各有本味。在电影里，这种“烩”绝非食材杂乱堆砌的潦草乱炖，而是创作者依托主次分明的人物构建与多层叙事结构，在碰撞中完成调和，也由此产生戏剧张力与情感力量。

“颠”式震荡：构筑富有张力的反战叙事核心桥段

颠勺，又名翻勺、翻锅，是中式热菜的核心技艺。若以厨师手艺譬喻《欢迎来到龙餐馆》

的叙事节奏与视听调度，导演的镜头笔法可分出颠勺前后三层递进的叙事韵律。

开篇以舒缓节奏铺陈异域环境与人物关系：徐福初赴他乡、结识俊生一众，恰似文火慢炖，层层铺展情境。

战火初燃之际，影片并未即刻转入紧张激烈的叙事，而是借徐福为生计留驻餐馆、收留战乱孤儿的情节，表现乱世里短暂的安稳。徐福逐步成为餐馆的主事者，帮当地人举办劫后婚礼，结识美军士兵托尼，餐馆入夜后成为街区独一处灯红酒绿的场所，与外面的战事形成鲜明对比。

叙事节奏的第二层次，是骤然而至的冲突：老扎遭敌对势力盯上，遇袭痛失妻女，美军士兵托尼殒命于复仇行动，徐福一行人亦身陷美军囚牢，故事氛围骤然变得更为凝重。中场的“圣诞突袭”段落，是全文戏剧冲突的高潮段落，恰似烹饪里旺火急炒、波澜迭起的关键工序。

叙事节奏的第三层次，恰似菜肴出锅前关键的颠勺工序：于失控猛火之中稳住火候，挽救濒临焦糊的食材，将纷乱散落的原料调和规整，这一动作本身，便是化解危局的“救场”之举。徐福一行人落入武装分子管控的险境，性命悬于一线。他与俊生竭力安抚情绪激愤的赛夫，暗中筹谋脱身，而赛夫一心渴求复仇、妄想成为少年英雄，直至彻底看穿“校长”等人的真实面目。相较于第二段炮火连天的急促叙事，这一段落节奏放缓，却用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积蓄情绪暗流，内里冲突实则更剧烈。

救场：烹饪桥段作为解决人物困境的功能性解法

依托烹饪手艺，徐福数次出手化解眼前危机：维系战乱之中餐馆的日常运营、操办劫后余生的婚礼、筹备监狱中的圣诞宴席。这类以饮食解围的桥段，皆被赋予仪式感十足的镜头表达，烹饪的桥段暗含着关乎人性救赎的隐喻。

影片一处煎蛋特写耐人寻味：鸡蛋经烈火炙烤，焦黑蜷成一圈炭痕。导演用这一镜头语言刻画沦为人体炸弹的孩子，爆炸过后，地面只余下一圈漆黑印记，鲜活生命就此消散，前后画面形成刺骨对照。

灶台边完成的救场，指向灵魂层面的救赎。影片铺展出一条主线：徐福与俊生对孤儿赛夫的托举与开解。每当赛夫与人爆发激烈冲突，二人总会及时将他拦下，阻止矛盾走向失控。无论是在后厨的争执缠斗中，还是在囚牢里耐心地劝导指引中，他们都传授厨艺，也竭力守护战争孤儿本该纯粹的童年。

“好好吃饭”这句台词在每一个场景都被提及，灶台与餐桌成为影片化解困境、联结人心的功能性载体。

影片结尾，暮年徐福重回龙餐馆，寥寥数笔克制却动人至深：战争从无侥幸。一名厨子能撼动的世事微乎其微，可他实实在在改写了一个孩子的人生。这也阐释了影片的核心思考：心怀担当者，未必生来伟大，多是平凡卑微的普通人。他们在命运岔路口选择向善，甘愿承受磨难与牺牲，由此绽放的，是人之本性，而非遥不可及的神性。

好书推荐

《我在社区当书记》

谢文龙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入选中国好书2026年7月推荐书目，是当下新大众文艺创作的又一亮点之作。作者曾在社区担任党总支书记，是有着11年社区建设与社工管理经验的基层工作者。书中真实记录了作者在社区任职的日常工作，通过讲述调解邻里纠纷、办理民生事项、化解社区难题等案例故事，展现了社区工作者用真心换信任、用实干解民忧的责任担当。

《河山》

施展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从地理视角解读中国历史，阐释了山河形胜对王

朝兴衰、文明演进的深层塑造作用，帮助读者更好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文化出海“新三样”的浙江密码：网文、网剧、网游访谈录》

夏烈主编，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表明，文化出海“新三样”不是孤立的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现象，而是在现代世界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长期交流互鉴中不断深化并凝结出的成果。文化出海“新三样”是一个动态的文化输出与传播接收过程，必然要求创作者时刻跟随时代脚步、充分反映时代生活，甚至超越时代的限制创作出具有引领意义的优秀作品。